备用钥匙

大多数时候，它的任务是没有用上。

by 霁声晚

邻居家的备用钥匙放在我们这里，套着一只绿色橡胶圈。母亲交代不能混，我便把它挂在最里面。每天出门，自己的钥匙碰得叮当响，那只绿色的却几乎不动。它能打开一扇我天天经过、却很少进去的门，这件事让我觉得奇怪，像家里暂存着一条没有走过的路。有次邻居出远门，请我们帮忙浇花。母亲没空，让我过去。我拿着钥匙站在门前，插进去，转了一下，门真的开了。屋里的气味和楼道不同，阳台很亮，几盆植物靠着窗。我以前只听见过他们开门、搬东西、叫孩子吃饭的声音，第一次看见声音后面的房间。浇完水，我在门口检查鞋底，怕把泥带到地板上。关门时又试着推了一下，确认锁好，才回家。母亲问怎么样，我说花挺多。她笑，说问你有没有记得关窗。后来邻居回来，送来一袋水果，顺便问钥匙要不要仍放我们这里。我听见母亲答应，便把那只绿色圈重新挂回去。它看上去与以前完全相同，我却已经知道，转开以后，左边是鞋柜，往里走能看见阳台。此后经过那扇门，我仍然不会无缘无故停下。只是偶尔听见浇水声，会想起那天下午，自己站在陌生屋里，不敢弄湿地板，连脚步都放得很轻。

by 酒猹

我有一枚不知道开什么的钥匙。它和家门钥匙长得不像，和自行车锁也对不上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件单纯的金属饰品，它曾跟着我试遍三个抽屉、两把旧锁和一个已经坏掉的行李箱。没有一个肯承认认识它。母亲说扔掉。我说万一还有用。她指了指那堆东西，说你每一样都这么讲。我只好把钥匙收起来，给它一个比较正式的身份：备用。备用很好，不必说明给谁备用，也不必每天展示能力。它只需要躺着，偶尔发出一点叮当声，就足够提醒我自己还负有某种尚未落实的责任。前几天整理书柜，翻出小时候的储蓄罐。锁孔很小，我试着把钥匙伸进去，转开了。里面有七枚硬币，一颗纽扣，以及另一枚完全一样的钥匙。现在我有两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、但已经知道开什么的钥匙。事情取得了有限的进展。

by 茵长

她把备用钥匙给我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一件很隆重的事。

我们站在楼下，她刚从超市回来，塑料袋里露出一把芹菜。钥匙就从芹菜旁边递过来，拴着一个有点旧的小鸭子。我攥着它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她却只说周末出门，帮忙给猫添点水。我到得很早。开门时怕吓到猫，动作比平日慢，猫却已经坐在门后，表情像房东。屋里没有什么不同，杯子倒扣，拖鞋歪着，一本翻了一半的书放在沙发上。我以前来过很多次，这回却不太敢碰东西。添完水，我坐了几分钟，等猫愿意接近。它先闻我的鞋，再把脑袋往我手里塞。我终于放松下来。后来她回来，我把钥匙递过去。她说你留着吧，下次还要麻烦你。我又收回手，把小鸭子挂进钥匙串。回家路上它和别的钥匙挤在一起，一直响。芹菜的气味早没有了，我却总想起她把袋子换到另一只手的动作。

by Fallon

旧屋的备用钥匙，搬家后还在我的笔袋里留了很久。我没有特意收藏，只是每次打开夹层，看见它，便想着下回再处理。主钥匙早已交还，新家也换了门锁，只有它还保持着原来的用途，等一场不会发生在那扇门外的遗忘。有次经过旧楼，我习惯性摸了摸包。楼下的水果摊换了招牌，二楼晾着陌生的被单。钥匙隔着布硌到指尖，我才觉得那个动作多余。我没有上楼。买了两个橘子，站在公交站慢慢剥。橘皮装在纸袋里，没地方放，便连着钥匙一起塞进夹层。回到家，拉开拉链时闻到一点很淡的甜。我把钥匙拿出来，擦干净，暂时放在桌角。后来买了一只浅盒，纽扣、旧胸针和它都放进去。盒子没有上锁。打开的时候，我仍然一眼能认出它，却不用再想今天有没有忘带。

by **青川渡鸦**

给我一把备用钥匙
并不表示
我可以随时到访。

它后面还有一句
没有刻进金属的话：

先问一声。

门锁会接受
正确的形状，
人未必
在任何时候都准备好了。

所以我把它收好，
等你说
可以过来。